



活命的水

阿·柯塞夫尼柯夫著

阿·柯塞夫尼柯夫

活 命 的 水

左 海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АЛЕКСЕЙ КОЖЕВНИКОВ

ЖИВАЯ ВОДА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4 年版本譯出

活 命 的 水

阿·柯塞夫尼柯夫著

左 海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73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21 9/16 插頁 8 字數 469,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 3,801--7,800 定價(6) 2.20 元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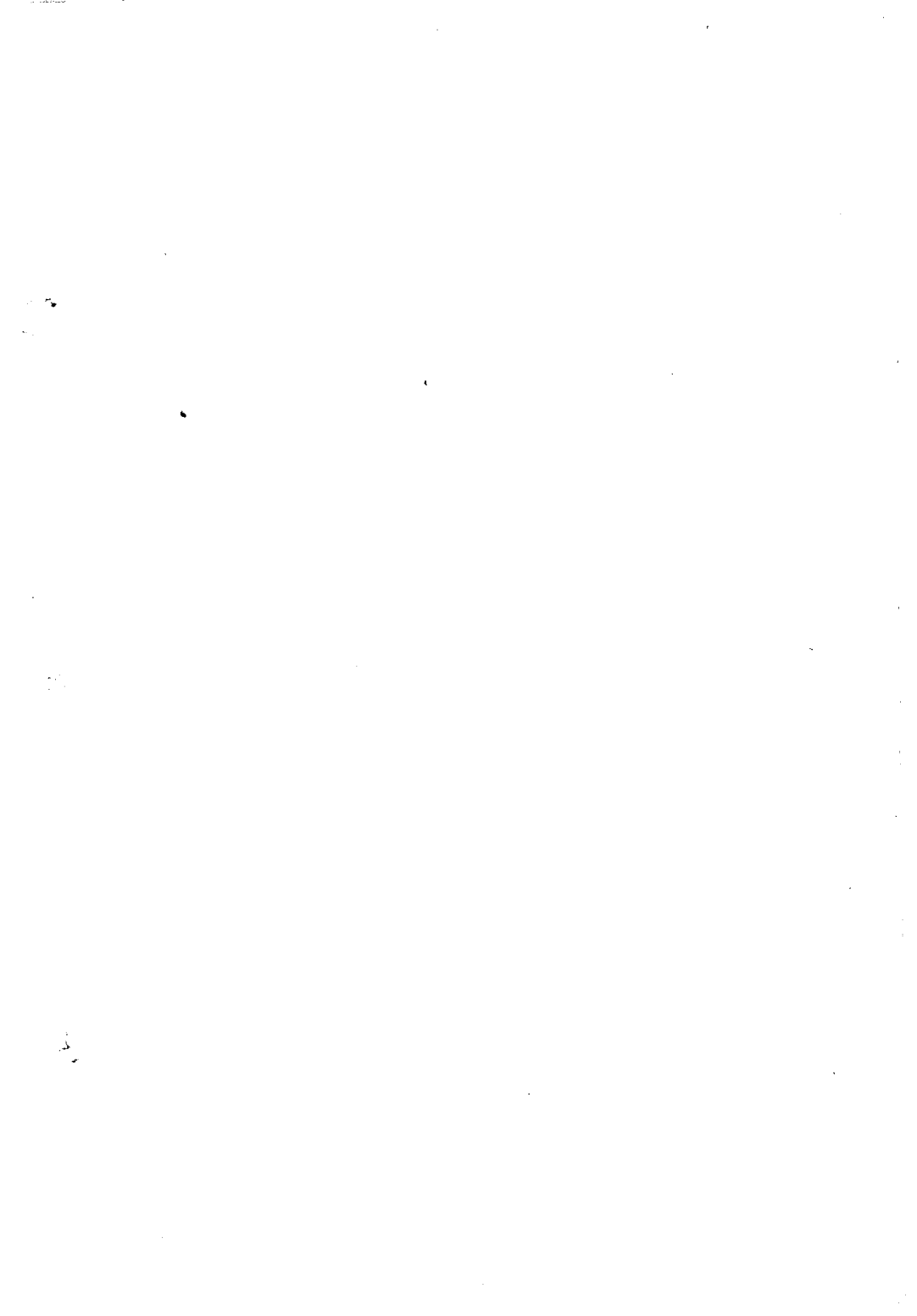
這是一部描寫蘇聯人民不屈不撓改造自然的長篇小說。內容敘述哈卡斯州一個養馬場，因為土地貧瘠，乾旱為患，馬的飼料不夠，年年要遷地牧養到葉尼塞河對岸去，損失很大，而當地因缺少雨水，播種也十九無收。在這種情況下，新場長路托寧決定用人工灌溉來改變馬場的自然環境。但他這個正確的計劃，却受到了種種的阻撓：先是水利局拒絕承辦，他祇得動員馬場上所有的人來開溝植樹；在溝渠剛要開好的時候，養馬業聯營處全權代表魯勃采維奇又斥責他不應搞人工灌溉，把他免了職。路托寧雖然被免職，但仍堅持在馬場上當一名掘土工人，號召同志，繼續開溝，終於勝利完成。這時州黨委書記親自來調查，真相大白，復了他的職位。

作者在這部小說中不但細緻地刻劃了布爾什維克路托寧的高瞻遠矚剛毅不屈的偉大精神；對一味注重數字，不重實際的官僚作風也作了尖銳的抨擊。

本書獲得一九五〇年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阿·蘇爾科夫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所作報告「蘇聯文學的現狀和任務」中，曾提到這本書，說「長篇小說活命的水成為推廣社會主義農業中新的、進步的耕地灌溉法的強有力的有效工具」。

目次

第一部	在戈斯——塔斯草原裏	三
第二部	轉機	一八三
第三部	在白湖邊上	四六三
第四部	綠色的屏障	五七三
譯後記		六八三



第一部 在戈斯——塔斯草原裏

一

「你真走運！……有時差你到叢林裏去：「你在那邊種小麥吧」，有時派你到沼地裏去：「你象犧牲口去吧」，現在乾脆送你到荒地上：「把這片荒地，造成一個天國」，」火車走進哈卡斯草原的時候，妮娜·葛利高利葉夫娜憂鬱地譏笑着說。

「的確很走運，」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回答，高興地想起他有生以來，把不少荒涼的地區，古代的森林廢址，腐朽的沼澤，變成了耕地和草田。

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路托寧在國營農場上工作了二十年，起初是普通的拖拉機手，後來做組長，車庫主任，修理工場場長，最近當了農場場長。戰爭時期和在前綫服務的時候，他在步兵師軍需處服務——又是汽車，工場，馬匹，購貯，運輸。

他到過很多不同的地方：中部俄羅斯，烏拉爾，伏爾加流域，烏克蘭，白俄羅斯，外國……復員以後，派他到葉尼塞河流域——到哈卡斯來。

……將近九點鐘，開始辦公了，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上蘇維埃大廈去見州黨委會農業處指導員陀莫查柯夫。陀莫查柯夫辦公室前走廊裏面有靠十個拜訪他的客人，有的站在那兒，有的踱來踱去。他們——有男有女——衣服、風采、年歲各不相同，不過都有一張給太陽曬得很黑，給風吹得很粗糙的臉兒。路托寧斷定這些人是在田裏工作的，就說：

『你們好，播種員同志！』

兩三個人回答了他一句，其餘的默默地對他點點頭，其中一個問了一句大家都想問他的話：

『您在哪兒工作？』

照路托寧的外表看來——身體筆挺，緊緊地束着皮帶，步履均勻、穩重，穿一件保護色的軍服，雖然沒有帶徽章，却嚴格地照着軍隊裏的格式——料定他從軍隊裏到來還不久。

『目前還沒決定工作的地方，我在等待分派。』

『哪一方面？』

『總務方面，』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回答，開始問問哈卡斯種些什麼，收成怎樣。

大家讚美土地：很肥腴，都說氣候不好：變化無常，乾燥。

陀莫查柯夫來了，身上穿一件便服，神氣沉靜，年齡四十五歲左右。他注意地對所有的人瞧了一眼，對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說：

『請！』接着又掉過頭去向旁的人解釋這件例外的事：『這位同志是遠來的。』

陀莫查柯夫的辦公室在三層樓上，從窗口瞧出去，好像在飛機裏一樣，看得見半個城市。街道上的建築物後面，是哈卡斯的大河——阿巴康河和葉尼塞河匯合之處，再過去是廣闊的草原跟遠處高低不平的邊界——山脈。春天竟還像冬夜一樣——望上去一片冷青。

陀莫查柯夫默默地揭着幾頁文件，不時好像無意般的對坐在桌子對面的路托寧一看。路托寧身體粗壯，寬肩膀，闊胸脯，大頭，額角突出，臉部肌肉發達，有一個枯瘦的鷹嘴鼻。『這個人很有才幹，』陀莫查柯夫轉了個念頭，『給他些什麼事情幹呢？』

昨天已經跟州黨委會的書記談過了，他提出好幾處國營農場、養馬場跟拖拉機站，任路托寧挑選。『唔，怎麼樣？』陀莫查柯夫推開文件，『挑定了嗎？』

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說了一處國營穀物農場，不過陀莫查柯夫希望他接受養馬場，養馬場場長扎斯特烈哈是個臨時的，他堅決要求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上去。

『不過無論如何，我搞農業比養馬在行些。』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說。

『這也不礙事。正好那邊既需要養馬的人，又需要搞農業的人：養馬場上也有地方播種。』

路托寧不再推托。於是陀莫查柯夫打了個電話給各州養馬業聯營處的全權代表魯勃采維奇。等待他到來的時候，陀莫查柯夫問路托寧，以前到過哈卡斯沒有，喜歡不喜歡這兒。

『以前不會到過。目前也還沒有一定的印象，沒有來得及到各處去細看。』

『您會喜歡這兒的，』陀莫查柯夫肯定地說。『馬上就要懊悔不會早些來了。』

『我不反對這種懊悔。如果我有這樣的懊悔，那麼生活和工作就很愉快了。』

陀莫查柯夫面前的寫字枱上放着一疊小冊子。他拿起上面的一本，把題目『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關於戰後發展農業的決議』旋過來向着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問他看過沒有。

『看過的，不過沒有像一個搞農業的人那樣細細研究。』

陀莫查柯夫給路托寧一本小冊子，重又講起哈卡斯。這地方有極大的富源：豐饒的草原，富於魚產的湖泊，多水的河流，有礦藏的山脈……這些裏面，還有很多種完全沒有經營。半個州祇供遊人們觀賞，但連遊人也不常來。

魯勃采維奇很長很瘦，穿一件褐色的革製的大衣，沒扣上鈕扣，很豪放地走進來，在門邊就說：

『好不容易才脫身。不過今天我決不一個人走的了。我看見好多人擁到您這兒來，可是您老對我說明明天……』他一面笑着用威脅的口吻說：『我要在辦公室旁邊築一道防禦工事，把所有的人都圈到我那邊去。』

他的辦公室離開蘇維埃大廈不遠。

『不用築了。』陀莫查柯夫對路托寧點點頭：『這位是國營農場場長。州黨委會派這位同志到您那個機構裏去工作。』

『搞農業的呢？還是動物飼養員？』魯勃采維奇問。

『兩樣都是一知半解，』路托寧回答。

「反正一樣，好朋友。」魯勃采維奇跟他握握手，接着拉了路托寧的手拐子，好像怕這個人忽然固執起來不答應似的，立刻拉着他向門口走去：「您做白湖區養馬場場長。那是個了不起的好地方。」

陀莫查柯夫靠着路托寧另外一邊走着，臨別的時候又對路托寧說：

「您記着吧，我們要向您索好馬跟穀子的。」

他打開門，向那些等他接見的人說：

「那些做播種工作的同志們，請進來。」

講到共同的問題的時候，他認為同時接見許多人比個別接見要好些：落後的人可以向前進的人學習，對一個人講話，其餘的人也同樣記住，在第三者面前，贊美和責備就更有力量。

路托寧從魯勃采維奇的辦公室裏走出來，止了步，順着街道，對草原裏瞧了好久。那面給山岡遮着的地方，就是白湖。環着白湖，有三十萬公頃的牧場、草田、耕地，幾千匹馬，母牛，公牛，牝羊。他以前管理的也不是小農場，不過這樣規模，却還不曾見過，不安的心理，使他覺得真像有一樣東西擱在他肩上一樣。他使勁地擺動了一下肩膀，好像想使它格外能適應重負似的。接着向養馬場的招待所走去，那兒有汽車在等他。

一個高高的，黑沉沉的浪頭，從街角裏一湧而出，街道的橫裏給塞滿了，向着路托寧直滾過去。他並沒馬上知道這浪頭是一羣一歲的小馬。牠們都很瘦小，毛氈氈的，好像一羣沒有剪過毛的綿羊，毛一

律是土褐色。這種不漂亮的毛色並不是天生的，是沿路累上的：小馬好幾次徒涉過河，然後濕淋淋的沿着滿是塵土的道路走去，天然鮮艷的毛色，都給灰塵遮沒了。

兩個騎馬的人走在馬羣前面，身上穿着同樣土褐色的披風，啞着嗓子喊別人把大門關起來。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看見小馬闖到院子裏去，決定去幫助馬丁——就開始往後面退，一邊把那些敞開着的大門側門微微掩上。這樣，他又走回廣場，向蘇維埃大廈走去。

小馬因為城裏地方狹窄，受了驚嚇，一旦到了廣場上，開始這邊那邊亂奔——照馬丁們說來是像火舌一樣亂『竄』。像路托寧那樣幫忙的人很多，而且還在增加，不過他們各做各的，所以不管怎樣吆喝，怎樣揮帽子，那羣馬祇在一個地方慌張地打轉。叫啞了喉嚨的馬丁，用盡氣力，向好心幫忙的人叫喊着，不過叫喊的聲音混在喧譁和馬蹄聲裏面，聽不出了。

陀莫查柯夫聽見莫名其妙的喧譁聲愈來愈高，向窗外一瞧，吃了一驚，原來使着性子的小馬快要奔向柵門，把它衝開，擁到街上來撞倒行人推翻車輛了，於是他說：

『同志們，祇得等一會兒再講了，』說完這話，他跟客人全向下面跑去。

陀莫查柯夫一面走，一面解釋這件事情該怎麼辦：有七條街道，一端都接着這個廣場，除掉一條，其餘的都該攔斷。人們手牽着手，成了幾條活鍊子遮住了街口。祇剩下馬羣應當走的那條街不會遮斷。那時兩個騎馬的馬丁向那條街道奔去，小馬到處遇到障礙，繞着廣場走了一圈，跟着他們湧到街上去了。前面的馬丁控制着馬羣漸漸地減低自己的馬的速率，變得和走路一樣快慢。

「這羣小傢伙好極啦，」路托寧說，「像火一般猛烈，儘管瘦，儘管全身都是骯髒沒用的冬毛，還是掩蓋不住牠們的美和純種良馬高傲的性格——這些馬是誰的？」

「是您的，是您的，」陀莫查柯夫用報告一件愉快的事情的聲調回答他。「是您那個馬場上的烙印。」

「我——的？……」路托寧詫異地反問：他知道養馬場離城很遠，「牠們在這兒幹什麼？」

「牠們都是遷地牧養的，現在回去。」

「魯勃采維奇沒有講起這件事情。我還是第一次聽見。」

陀莫查柯夫解釋給他聽，哈卡斯並沒有遷地牧養的制度，不過在天乾的年頭，馬場單靠自己的牧地和草田，就對付不過去了。草料積在葉尼塞河那一岸，要把草料搬過來又沒有運輸工具。因此單靠啃來的一點牧草不能生活的牲口——一歲的小馬，母羊，小牛——都得到有草料的地方去就食。

「遠嗎？」

「小馬要走上兩百公里。小牛母羊稍微近些。」

「兩百公里是單程嗎？」

「唔。」

「不用說，對於沒有奶吃的半歲大的小馬，就是長路了，」斯杰潘·普羅柯菲葉維奇鬱鬱地說。

「牠們不是生下來五六個月，一斷奶之後就要走的嗎？真是件不愉快的事！」

他們一邊講話，一邊向蘇維埃大廈走去，許多騎了馬護送馬羣的人裏，現在有一個不知爲什麼回轉來，追上了他們。陀莫查柯夫問他從那一個養馬場來的。

『從白湖來的。』

『現在上哪兒去？』

『幫忙去。』騎馬的人對城郊那邊點點頭：『我們的羊羣在那邊走呢，』說着縱馬去了。

陀莫查柯夫回去繼續接見賓客，臨別的時候對路托寧說：

『在我們這種情況下，把牲口起來趕去，實在是件不幸的事情。』

路托寧看見他急遽地點了一下頭，知道了一句他沒有說出來的話：『您考慮一下！』

一個姑娘走在羊羣前面，穿一件又寬又長、沒有束腰、打着襖襖的衣服，衣襟差不多在掃地。她頭上有一個複雜的——路托寧稱它古色古香的——東西：一塊顏色鮮明的五彩羊毛頭巾，照着哈卡斯特種方法編成，這樣，從前面看來頗像『柯柯施尼克』●，後邊許多聚在一起毛綫頭子低低地垂下，好像雄雞的尾巴；頭巾下面，有二十條左右的黑辮子，垂在那姑娘的背上肩上。這一切裝飾，看去好像一頂特別的皇冠。那姑娘慢慢地，悠悠地走着，和那羣有氣沒力的母羊走得很合拍。她也很疲倦了，拄

● 柯柯施尼克，古代北俄羅斯婦人頭上的飾物。

着一根長棒，不過做得一些兒不著痕跡，好像那棒祇是她地位崇高的標識一般。

『唔，全部交代了，』前任馬場場長扎斯特烈哈一面向路托寧走過去，一面說。『可以走了。』

他們就站在街角上，羊羣就往這條街上走去。扎斯特烈哈不住地講着，他的兩手、兩肩、頭、那張雖然憔悴但是很生動的臉上所有的皺紋，全在幫助他談話。

『您瞧，她是怎樣走的……』他講那個前進的牧羊女郎，『那個派伐，「羊女皇」……。其實所有的牧羊人跟牧羊女郎全有這種莊嚴的樣子。這是表示他們幹的那一行：母羊走得不快，牧羊人也習慣了這種步子。』

蒙了灰塵的羊頭跟羊背好像許多大鵝卵石，整個羊羣就像一條石子路，這條石子路似乎在慢慢地浮動，這塊石頭撞着那塊石頭。

對付羊比對付小馬還要麻煩：牠們溜進大門側門，穿過籬笆短牆，格外容易，一經脫逃，就各處亂鑽，許多頭羊就這樣走傷了腳，不能行動，祇得用貨車載着牠們走，一大羣羊後面，往往有若干隻落後的羊在一跛一拐地行走，好像一條長尾巴。這是沮喪抑鬱的行列，連行列上空的灰塵飛旋起來都像沒有勁兒。

牧羊組裏全是女人，大家戴着用鮮艷的頭巾跟烏黑的頭髮做成的彼此相像的皇冠，祇憑辮子的數目才能區別。哈卡斯的姑娘們還保存着本族的風尚，梳着許多根辮子，結過婚的梳兩根，垂在胸前，把辮梢結在一起。

趕着羊羣穿過城市的時候，馬丁們常常幫助牧羊人，這些人全由烏爾薩那赫·庫謙達葉夫指揮，這是個矮小乾癟的老頭子，沒有騎馬，一頭蓬鬆的白髮，一口白鬚——真像一棵蒲公英——穿一件軟軟的棉襖，一雙沒有靴跟像皮襪子那樣的皮靴，戴一頂毛茸茸的草原裏黃狼皮做的大帽子。這頂暖帽烏爾薩那赫拿在手裏的時候多，戴在頭上的時候少。照他一頭白絲看來，他好像一百歲了，照他行走和別種動作的敏捷，伶俐，輕快看來，他要年輕一半。他最主要的特徵就是敏捷，輕便到幾乎沒有重量。路上擠住了，母羊鑽到什麼地方去了，小羊開始顛躓了——烏爾薩那赫立刻到來，他發命令，親自趕着母羊，捧着小羊送上貨車。

爲什麼要趕着牲口從城裏穿過去呢？『路托寧問。』

『這兒不是卡查赫斯坦，』扎斯特烈哈很高興換個題目講講。『那邊各種「轉地牧養」啦「遷地牧養」啦都已創制了好幾年，就成爲正常的事情了。有時上席里雅烏去，有時轉來。席里雅烏——烏……有這麼一個好字！』他彈彈手指。『這就是歌謠，這就是國歌啦。席里雅烏……你聽見這個字就飽了。那兒有牲口走的道路，有井泉，有牧場。轉地牧養在那兒跟普通放牧沒有什麼兩樣。可是這兒很不幸：有時缺少食料，有時缺少飲料。牲口也趕不到什麼地方去。所有的土地都劃分給集體農莊跟國營農場了。到處都是「雜拌」：牧場呀，草田呀，耕地呀，菜園呀。一條路有四輪馬車那麼

● 席里雅烏，卡查赫斯坦語，意爲夏季牧場。

闊，旁的地方休想動一動，都是別人的。你像蚯蚓一樣打轉去吧！我們這兒把馬羣羊羣趕到別處去就像在下棋！……」他捧着頭。「你以爲我們高興傻瓜似的慢慢兒在城裏挨過去，沿着這鐵硬的地皮走吧？」他把靴跟敲敲堅硬的道路。「要是周圍還有別種副業，工人的菜園，戰爭時期又把土地劃分得乾乾淨淨了……我們的牲口一到那兒，整個城市就橫阻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祇得數馬路上的石塊了。事情就是這樣。」

「牠們什麼時候回來呢？」

「母羊過一星期，小馬早些。」

「走傷的很多吧？」

「這兒的人全說：『祇求不趕東趕西，死在家裏也願意』。」

二

大家趁一輛載重三噸的貨車出發，乘客坐在車廂裏的口袋、箱子跟行李上面。人很多。烏爾薩那赫和扎斯特烈哈（是來參加養馬業聯合會議的），路托寧和他的妻妮娜·葛利高利葉夫娜——四十歲上下的女人——還有一個誰也不認得的穿着軍裝的青年。

風吹得很勁，灰塵滿城飛揚，有時像柱子，有時像烏雲，有時又像亂髮。哈卡斯的南面跟西面都屹